2025.3.18 星期二
责编 黑陶 | 美编 小婧 | 校对 缪敏
江南晚报

家庭·广瑞路

父亲的手

| 许红 文 |

82岁的父亲因气喘再次住院，我坐在病床边，望着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，思绪不禁飘回从前。这双手，曾经是那样灵巧有力——写漂亮的板书、弹悠扬的风琴、织温暖的毛衣、砌坚实的房子……它们承载了太多回忆，也撑起了我们整个家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高中一毕业就成了农中的老师，有的学生甚至比他年长。婚后，他在村小当代课老师，学校只有两间土坯房，三个年级挤在一起上课。他不仅要教语文数学，还要教音乐体育。没有风琴，他就用口琴教孩子们唱歌；没有操场，他带着学生在田间小路上跑步。他会自己做毽子、沙包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阿许”。这个称呼伴随他从民办老师到公办教师，再到校长，直到退休，乃至现在……

父亲的手巧，在整个梅村辅导区都是出了名的。谁家办喜事，总要请他去帮忙。他一人就能同时做十几桌好菜：红烧肉肥而不腻，糖醋鱼外酥里嫩，卷三鲜形美味更美，就连炒的蔬菜也是爽脆清口……厨房里，他的双手翻飞如蝶，切菜、翻炒、调味，行云流水。宴席散了，他还要收拾自己带去的碗碟，直到深夜才披着星光回家。

我6岁那年，家里仅有的一间泥墙房摇摇欲坠了，大队书记担心我们一家四口会被压在塌房里，特批了一些椽子让我们盖砖房。为了凑钱买砖，那一年我们天天喝粥。为了打地基，父亲和母亲摇着船去打捞河底的碎砖碎瓦，我抱着3岁的妹妹坐在船尾。他们的双手被砖瓦片磨得粗糙开裂，却依然坚持着。父亲和舅舅一起打地基、砌砖墙，烈日下汗水浸透了衣衫，却顾不上擦一擦。屋顶的苇席是父亲和母亲去河边割来芦苇晒干后一根根编成的，瓦片是他一片片铺上去的。几年后，屋顶老化，灰尘和苇叶不时地飘落，父亲又自己化石灰、切草料，拌成纸筋，涂抹到苇席上。黑黢黢的屋顶在他的巧手下变得白亮亮的，再也没有蜘蛛网和落尘了。我和妹妹欢呼雀跃。

父亲当了校长后，那双巧手依然闲不住。学校的桌椅坏了，他亲自修理、油漆；学校后面的空地，他种上各种蔬菜；教室的墙壁，他带着老师们一起粉刷……他既要上课，又要管学校的杂事，忙得像陀螺，却把学校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的手无所不能。我的毛衣，妈妈织大半，他织小半；我的布鞋，他纳鞋底，妈妈上鞋面；我的第一张饭桌，是他打的一张小方凳……如今，这双手已经干枯消瘦，青筋凸起，上面还扎着吊针。我轻轻握住父亲的手，感受着那熟悉的温度。这双手，曾经为我撑起一片天，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如今它们不再灵活，却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存在。

窗外的夕阳洒在病床上，为父亲的白发镀上一层金边。我忽然明白，父亲的一生就像这双手，平凡却充满力量。他用双手创造了幸福，用双手传递着爱，用双手书写了一个普通人不平凡的人生。

我轻轻抚摸着父亲的手，那些老茧和皱纹里，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。这双手，是时光的见证，是爱的印记，是我永远的精神支柱。

世象·鹿顶山

信任

| 申平 文 |

一大早，周老师拿着篮子和编织袋，直奔马头山的桦树坡去捡蘑菇。他刚走进树林深处就听到一阵怪叫声，接着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响声。周老师抬头四顾，但见一群野鹿从树林里冲出来，见到他不但不知躲避，反而拼命朝他这边跑来。

周老师一下子就蒙了。他不明白在密林深处生活的野鹿，平日里只要嗅到人的气息就会远远避开，可今天怎么会朝人奔来呢？周老师惊愕万分之际，那群野鹿已冲到了他跟前，为首的那头鹿居然朝他发出几声鸣叫，样子非常急迫，野鹿齐刷刷地站到了他背后。隔了几秒钟，周老师的脑子忽然打了一个闪：我的天，它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，这是来向我求救的吧。周老师急忙朝野鹿来的方向看去，并没有发现什么，神经却一下子紧绷起来。

作为一名教师，课堂上他曾经给学生讲动物在危难之际向人类求助的故事。但一般是狐狸、野狼这些比较胆大的动物，像野鹿这样胆小谨慎的动物，还没有听说有向人求助的先例。如今它们跑到自己的背后，分明是把人类当成朋友，这可是一份极大的信任啊！周老师的心里瞬间充满了感动，他立刻觉得自己真的强大无比，于是昂首挺胸朝着那个方向重重地咳嗽了两声。可是紧接着他就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包围了，使他头皮发炸、汗毛直竖。他本能地想拔腿就跑，却像被钉子钉住一般无法动弹，突然间他看见白桦林深处黄光一闪，猛地窜出一个黑黄相间的大家伙来，就地一声吼叫。啊！是金钱豹。当周老师看清楚这家伙的本来面目时，立刻吓得魂飞魄散。

周老师知道山林中除了老虎，最凶猛的动物就是金钱豹了，怪不得野鹿如此惊慌失措呢。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跑，别说是赤手空拳，就算手里有家伙，也根本不是金钱豹的对手，和它对抗无疑是自寻死路。跑，快跑吧，保命要紧！但一转眼却看到身后的野鹿们挨挨挤挤，瑟瑟发抖，一齐注视着他。那充满信任且充满祈求的眼神，看不出有丝毫的怀疑。啊呀，不能跑啊！在它们的眼里我就是救星，就是不可战胜的人类代表，我怎么能跑呢？我一跑不单单在动物眼里是怂货，也会连累人类都是怂货。事关重大，我千万不能跑，可是我真的干不过它啊！这时那金钱豹又往前窜了一下，两只发着蓝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周老师，喉咙里持续发出示威之声。它的前爪下按，尾巴摇动，做出了随时攻击的姿态。

周老师胆战心惊地与金钱豹对视，见金钱豹一时不敢前扑，就有了一点信心。看来你也怕我呀，老子只要在这里站着你就不敢轻举妄动呀。于是他鼓足勇气吼叫了一声。虽然声音有点发颤，但还是吓得金钱豹身子一抖，不自觉后退了两步。好！既然你也心虚，今天为了人类的面子我就豁出去了。周老师这么一想，居然没那么害怕了，弯腰抓起篮子里的蘑菇就朝金钱豹砸去。

也许金钱豹还比较年轻，不清楚眼前的一切是怎么回事。在蘑菇雨中它左闪右跳，已开始节节败退，但看它又不甘心失败，正好身后有棵高大的山杨树，它纵身一跳就蹿到树半腰，对着周老师也对着野鹿发出咆哮，准备做最后的搏击。

周老师忽见金钱豹上了树，又有点害怕了，但他知道此时更不能后退，只能死拼到底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奋力朝树上砸去，接着他又把篮子顶在头上，抡起装着蘑菇的编织袋，奋不顾身朝前冲去：“老子跟你拼了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金钱豹见周老师突然间又高大了许多，手里还抡着一个不明武器，立刻慌了，纵身跳到地上，头也不敢回，径直往白桦林里跑去，眨眼间消失不见了。

周老师不觉松了一口气，却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野鹿们正朝他围过来……

情趣·健康桥

老城慢生活

| 汪正丹 文 |

海南澄迈县老城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。相传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当年贬官儋州，从澄迈登陆后，就在老城罗驿村驿站过宿。

为寻访千年古迹，我去了罗驿村。罗驿村古朴无华，进村左手边是一个很大的河塘，河塘周围有几棵古树。河水清澈，海南特有的白莲鹅自由自在地在水中游弋。一百多间砖石垒起的土屋围塘而建，沿着火山石铺就的古道进入村里，四周静悄悄，不闻车马喧，偶有鸡犬声。罗驿村有许多历史文化古迹，如明代的牌坊，清朝的宗祠，传闻苏东坡也有题词，可惜年代久了已遗失。

我应小辈的邀约，到海南过冬。在老城，我感觉心情特别放松。行走的脚步慢了，生活的节奏缓了，一切都是那么慢悠悠的。每天早上，我会和老城人一样到西海岸沙滩上晒晒太阳。盈滨半岛几十公里的沙滩如月牙湾似的逶迤延伸，连接秀英港。这里的沙滩是金色的，海水是蓝色的，向西眺望可以隐约看到永庆寺的红墙，听到寺庙里的钟声。

睡在躺椅上仰天张望，一团团白云就像一朵朵棉花在天上飘来飘去。此时此刻，心中说不出的愉悦。西海岸完全看不到三亚海边的人来人往，这里没有商店和叫卖声，只有在躺椅上发呆的慵懒人们，连风也是那么慵懒。这里，只有宁静和美丽。

老城人的生活习惯是晚起晚睡。上午9点以后，“老爸茶”的场子热了起来。“来一碗海鲜粉”“来几个叉烧包”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大家围桌而坐，要一碗鱼生粥、一盆肠粉、几碟小菜，喝喝茶侃侃而谈，能谈一个上午，也能坐一整天。

有一次，遇到两位本地的老伯，我问他们：“你们经常来喝老爸茶？”其中一位长者对我说：“我种了一辈子的地，他捕了一辈子的鱼，现在孩子们成家立业，日子好过了，我们也来享享福，过过慢生活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很有感触，想不到老城人很会生活。

老城镇不大，但是老城里的咖啡屋、饮料店有上百家。喝下午茶是老城人的又一个生活习俗。“帕皮斯餐厅”是一位美国老板经营的西餐店，餐厅离我们小区不远，步行10分钟的路程。西餐厅建在软件园区，环境很雅，我们经常去那里喝下午茶。要一杯美式咖啡，一份薯条，就能待一个下午。有时候，我也会独自去那里，要一杯咖啡，靠近河池傻坐着，隔着玻璃窗看水中的鱼群游来游去，享受时光。有一次，我们全家去“帕皮斯餐厅”喝下午茶，我们有说有笑，谈笑风生。旁边一桌的外国朋友说着什么，孙女告诉我：“他们说我们很幸福。”是的，幸福是发自内心的释怀。

老城海鲜丰富，价格便宜，每天我们会去海鲜市场采购些斑节虾、花蟹、石斑鱼和花螺。由于日照时间长，水分充足，加上土壤中硒等矿物质含量丰富，海南的水果蔬菜特别好吃。我们在老城天天享受美食。老城每年各个小区都会搞“春晚”，今年我们小区“春晚”节目丰富多彩。其中男声独唱《双脚踏上幸福路》有一句歌词我深有感触：“历尽坎坷路，笑迎春风暖”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呀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家庭条件的改善，我们应该享受生活。生活不是一份“快餐”，吃饱就好；生活也不是一个“快递”，拥有就行。有质量、有品位的生活就如一壶好茶，一杯美酒，得细细地嚼，慢慢地品。

其实，慢生活的真谛，是学会生活、乐观生活、享受生活。

沈从文说过这样的话，大意是说“生活像一本书，要慢慢地翻阅”。我在海南澄迈老城，正以慢的节奏、慢的姿态，去柔和这嘈杂的世界。

大寿图

插画 戎锋